

中外名人傳

(十一)

中外名人傳
編輯委員會編撰
王治平主編

敬請指教，歡迎投稿。（稿約見六十四頁）

魯斯（一八九八—一九六七）

創辦雜誌別具一格

魯斯是美國一個著名家族，媒體發行人亨利·魯斯，家喻戶曉，而其妻克萊兒則是著名的編輯人、劇作家、政治家及外交家，兩人於一九三五年結成連理。

名編輯人、出版家亨利·魯斯(Henry Robinson Luce)的名子和美國著名新聞雜誌「時代」(Time)幾乎是同義字，讀「時代」即會想到魯斯，而睹魯斯之名亦會想起「時代」。

「時代」是一本周刊，為美國創刊最早、發行量最大的新聞雜誌。所刊報導或評論有極高的可讀性和獨特的價值判斷，成為美國上自總統、政商人物及平民百姓必讀的刊物，而美國政府決策人物更要詳讀其評述作為判斷決策的參考。近代中國，留學美國之士多如過江之鯽，「時代」亦成了其手邊必

讀的卷帙，因而「時代」在中國知識份子群中，也是耳熟能詳的刊物。

「時代」創刊於一九二三年，原名時代潮流(March of Time)，出版了一系列的新聞期刊，直到一九三五年始用「時代」二字。這本雜誌誕生時，正值美國變化多端的本世紀廿年代。當時美國群眾對國際新聞極感興趣，刺激新聞事業的發展，引起報業競爭，以致當時的報紙有多達一四〇頁者。然而此類報紙面對快速變化的世局，報導功能嚴重不足。這時在「巴爾的摩晚報」工作的兩個年輕人魯斯和哈登提出構想，把一周的新聞予以綜合整理，用非常精粹的面貌表現出來，必受歡迎。

目標既定，兩人分頭努力，經過艱辛的籌備過程，遂於一九二三年問世。首期只發行了九千份，銷售一空，使兩人信心大增，於是繼續努力，兩年後增至十萬份，已是一本很有份量的媒體刊物了。

由於「時代」的內容偏重新聞報導，功能有限，於是魯斯又先後創辦了財星

(Fortune)、生活(Life)、體育畫刊(Sport Illustrated)等雜誌，均暢銷一時，在美國擁有舉足輕重的新影響力。

魯斯的合夥人哈登於一九二九年因敗血症過世，魯斯成了「時代」雜誌王國唯一的主辦人，此為讀者只知魯斯，不知哈登的主要原因。

中國男孩閱歷豐富

魯斯於一八九八年四月三日生於中國山東省的登州（今蓬萊市），父母均為英裔的美國移民，同是長老教會基督徒。一八九七年，其父溫斯頓·魯斯結婚後攜妻前來中國傳教，翌年魯斯誕生。兩歲時，發生義和團變亂，不少外國傳教士被殺，魯斯一家逃到韓國的漢城，變亂平息後，再回到中國的山東省，老魯斯除傳教外，另在濰縣文學院任教，由於教學認真，深具愛心，在當地頗具聲望，後來又到北平出任燕京大學副校長，一九四一年病逝美國。而今北京大學校園未名湖湖心島上尚有一個亭子命名為「魯斯亭」。

」，就是紀念老魯斯的。

亨利·魯斯因受傳教士父親的影響，一生也與宗教、上帝結下了不解之緣。八歲時，第一次回到美國，兩年後又返回中國，在煙台一家寄宿學校學習。十四歲時，爲了矯正口吃的毛病，魯斯遊歷歐洲數國，不久，一家回美定居。亨利·魯斯進入一所富家子弟學習的學校，這時，他接觸了美國的上層社會。很快，這個被稱爲「中國男孩」的魯斯以才智和毅力引起人們的注意。他在學校的文學月刊任職，還進入學校的五人演講隊，成爲全校的優秀生。

一九一六年，魯斯進入耶魯大學學習，受到正宗的美國教育。大學畢業，他又到英國牛津大學學習一年，再次遊覽歐洲名勝。魯斯十八歲時曾許下諾言：「我相信在新聞工作中，我可以做出最大的貢獻，通過那條道路，我可以到達距離世界中心最近的地方。」他以實際行動，實踐了自己的諾言。

哥倆好全心創事業

在他的雜誌王國創業初期，哈登和魯斯是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他們是耶魯大學一九二〇年同班的畢業生。是朋友又是競爭對手。這兩位新聞天才的性格差異十分明顯：哈登出生於一個富有的銀行家家庭，豪放、幽默，善于交際；而魯斯是一個貧窮的傳教士之子，謹慎、穩重，不善交際。但他們竟奇怪地成爲好朋友。在耶魯大學，魯斯與哈

登以勤奮好學、能言善辯，雙雙成爲佼佼者。他們躋身於「耶魯每日新聞報」，並一同被選入「伊麗莎白文學社」。到了二年級的時候，他倆角逐了顯赫的耶魯大學日報社長之職。哈登獲勝，魯斯屈任主編之職。他們頌揚美國，報導俄國革命，引導校園輿論，表現出對新聞的熱情和特殊才能。

大學畢業，魯斯去英國深造後，曾在名聲不好的「每日新聞」任新聞專欄資料助理員，而哈登在聲譽遠播的「紐約世界報」工作。不久，兩人抱著創辦新聞雜誌的迫切願望，一起來到「巴爾的摩晚報」工作。

在這裡，他們把業餘時間都用在創辦新刊物上，研究各種地方報紙，探索新聞的特點及讀者的心理，特別是研究了「文摘」雜誌。這是當時美國一家大雜誌，發行一二〇萬份。「時代」創刊時，「文摘」已發行到七十六卷第九期。他們認爲，「文摘」將來是自己刊物的最大競爭者。哈登與魯斯的勤勉在同事中贏得了「兩把耶魯鎖」的雅號，因他們爲了研究其它報刊，平時總是閉門不出，而當時美國正好有一種鎖的牌子叫「耶魯」。

開始，他們爲即將創辦的雜誌定名爲「事實」，因爲忠於事實才能在報導中取勝。在準備好第一期清樣後，兩人前往紐約利用各種管道推銷。一天深夜，魯斯精疲力竭地回到家中，突然想到「時代」這個名字很響亮，於是決定將「事實」改名爲「時代」。

爲了得到社會的承認和支持，讓上層社會的教育家和金融家慷慨解囊，他們在創刊詞中千方百計爲這些社會名流鼓吹，終於得到包括耶魯大學校長在內的名人的首肯。

他們遇到最棘手的问题是籌集十萬美元資金。哈登和魯斯認爲籌款很容易，只要找到十個富有的耶魯同學，各拿出一萬元就可以了。但事情遠非那麼簡單，結果，一個這樣的人也沒有找到。不過，有一名校友介紹他們認識了一位擁有百萬資產的親戚哈克尼斯，小哈克尼斯自己出了五千元，並建議再去找他的母親。哈克尼斯夫人嚴重失聰，幾乎什麼也沒聽清，只是看了看他們的發刊詞，喜歡他們的長相，就說：「行啊，孩子們，記下來吧，我出兩萬美元。」就這樣，他們好不容易才籌集了八萬六千美元投資。至此，這兩位初生牛犢信心百倍地宣布第一期「時代」創刊。

「時代」開始是根據幾十份報紙的新聞摘編而成，它的發刊詞許諾：將客觀公正處理新聞，不設社論頁，不寫文章來佐證任何特定的事件。在「紐約先驅論壇報」一則廣告中，它還指出自己的宗旨是：「以最短的篇幅概述一周的新聞」。

第一期「時代」用了二十八頁篇幅報導世界大事，另加六頁免費廣告，原預計能賣出二萬五千本，結果只售出九千份。然而，由於充分考慮到讀者的心理，只要半小時就能讀完所有內容，而且該刊信息量大，行文

活潑生動，往往採用觀念、俚語等手法吸引讀者，以後銷量迅速增長。一九二六年，根據對大、中學生「最喜歡的雜誌」所進行的調查，「時代」已上升到第二十四位，名列老牌暢銷讀物「新共和」等雜誌之前；到了一九二七年，「時代」已無赤字，並由此走上成功之路。魯斯也因此獲耶魯大學授予的榮譽文學碩士學位，以獎勵他「在嶄新而有價值的新聞領域中取得的傑出成就」。

一九三八年，「時代」出版公司吸收了「文摘」僅剩下的廿五萬訂戶，徹底打敗了自己的老對手。這時的時代出版公司已遷到了嶄新的「時代——生活大廈」，形成了一個很大的「王國」。一九四四年，魯斯建立起自己龐大的網路。「時代」雜誌已發行到一百一十六萬份，並有學校版和加拿大專版，在歐亞許多國家設有航空版，還有為海軍專用的縮印版，並計劃出德文版；「生活」雜誌每周出四百萬份；「財星」雜誌每月出十七萬份；另外時代公司還開辦了「時代在前進」、「時代看新聞」等廣播節目，聽眾達數百萬人。魯斯和他的事業已影響到世界各個角落。

魯斯的王國可分為五層機構：第一層是由魯斯決策全局；第二層由他的幾個心腹分管印刷、廣告、行政、人事大權；第三層有十至廿人的首席編輯分管國內政治、國際動態、財政金融、文化娛樂、科學技術等方面業務；第四層是近百名編輯包括四名研究員

專事核對事實，糾正錯誤；第五層是散布在美國和世界大城市的外勤記者和通訊員，他們不分晝夜地把重要新聞發到紐約「時代」總部。

一九六三年五月，為紀念「時代」創刊四十周年，時代出版公司舉行了隆重的慶祝儀式，還邀請了三百名上過封面且健在的人士與會。美國一六〇家出版、新聞界的代表參加了大會，電影、電視和英、法、德、日等國廣播電台都進行了宣傳報導。

「時代」的文風也很有特色，文字往往言簡意賅、雄辯有力，甚至咄咄逼人。句法上也有特點，常常是冠、連詞省掉，句子倒裝，故意把經過推敲的句子堆砌在一起。因此，「時代」的風格成為議論的話題，模仿的對象。不少國家創辦的刊物，如法國「快報」、墨西哥「時代」、巴西「閱讀」等都紛紛仿效。有的雜誌也開始與「時代」分庭抗禮，如美國的「新聞周刊」，創辦後就成為它的主要競爭對手。

竭力頌揚美國文明

魯斯認為新聞出版是一種企業，它的社會作用遠不止於報導消息，而是一個全面報導公眾事務的自我管理的機構。魯斯曾經對時代出版公司的人員說過，「時代」雜誌的主要任務是與具體事件和特定的人打交道；而不是發現新的真理，或教誨古老的道理。

魯斯崇尚美國的生活和民主，認為上帝

與美國有著天然的聯繫。他一生致力於美國事業的建設和宣傳，從耶魯大學畢業以後，魯斯就唱著「為了上帝，為了美國，為了耶魯」去工作。在畢業前，他把美國描繪成一個無所不能的強國，並希望美國能承擔起世界領袖和國際警察的責任。

魯斯成為時代出版公司的老板後，更是把美國事業置於「時代」等雜誌任務的首位，竭力宣傳和頌揚美國的生活方式和美國的文明和自由。一九四一年，魯斯在「生活」雜誌上發表了一篇題為「美國世紀」的文章，認為美國在參加世界大戰後，就應該確立自己的最終目標：即建立美國在世界上的領袖地位，取得世界的領導權，使美國的「自由企業」精神和文明傳遍全世界。為此，美國要有足夠的軍事實力，大力援助亞洲的國家，使其免於暴政的統治。這一「美國世紀」的思想在美國得到廣泛地傳播，成為美國戰後國內外政策的基礎。

由於魯斯的社會地位的提高，他和「時代」對美國各方面甚至總統都有著相當的影響。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不少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常常把美國的外交政策與「時代」聯想在一起，甚至將它視為美國政府的代言人，可見「時代」所引起的作用和影響。

魯斯是中國之友，是國民政府堅定的支持者，也是中共叛亂活動時期的批評者和報導者；因而中共對魯斯夫婦不友善。抗戰期間，魯斯堅定的支持國民政府的蔣委員長，

希望藉蔣氏民主自由的概念，導引中國進入美國式的自由民主體系，所以對中共的倒向蘇俄，倡行集權政治，大張撻伐。對於中共的叛亂活動，亦毫不留情。但是「時代」駐重慶記者白修德卻同情中共，認為中共是「土地改革者」，而非外通蘇俄的「內奸」，做了許多不符事實的報導。中共坐大，白修德幫了不少忙。但白修德和魯斯南轅北轍，重慶特派員當然做不下去，被魯斯炒了魷魚。

國府撤退來台後，魯斯仍一本初衷，對蔣中正總統給予堅定的支持和同情，導致中共媒體曾經對他作非常激烈的人身攻擊。

但在一九八五年，「時代」選鄧小平為「風雲人物」，仍使中共感到莫大的榮耀。

妻子賢慧幫夫有道

魯斯結過兩次婚，第一個妻子萊拉·霍茨，是魯斯一九二二年去英國學習時，在遊覽美麗的意大利時結識的，多才多藝、活潑動人的萊拉為魯斯的生活撒上了一層玫瑰色，敲開了這位胸懷大志年輕人的感情之門，他們雙雙墜入愛河。萊拉出生於富有的家庭，她畢業於紐約彭斯女子學校，具有魯斯所缺乏的熱情和魅力。魯斯很快就愛上了她，並決定要掙錢娶她。他們於「時代」創刊那年年底結婚。盡管他們婚後生活拮据，要靠萊拉的母親資助，但感情很好，並有了兩個兒子。然而，日子久了，魯斯與萊拉性格的

差異越來越明顯。萊拉在音樂、藝術、園藝等領域的熱愛激不起魯斯的共鳴；而魯斯在事業上的執著、置家庭於不顧的做法，又有悖於萊拉的初衷。最後兩人不得不分道揚鑣。

在魯斯的事業和生活中，占有大位置的是第二任妻子克萊爾。克萊爾出生於紐約，家庭很窮，母親還改嫁過。小時候，她生活朝不保夕，上學時斷時續，但她的學習成績卻很優秀。克萊爾集美貌、智慧和堅毅於一身，學校畢業後曾給主張婦女參政的蒙特夫人當過秘書，並積極投入到女權政治運動中去。廿歲的時候，克萊爾嫁給一家服裝廠百萬富翁的繼承人，並生有一個女兒。六年後因為丈夫酗酒，以感情冷淡為由而離婚。

克萊爾以後在「浮華世界」雜誌社工作，負責「名人殿堂」專欄。她在採訪中結識了魯斯，魯斯與克萊爾相見三次就愛上了她，並說要娶她。一九三五年，魯斯與克萊爾結了婚，婚後家庭生活美滿，兩人與對方過去的女兒相處得很好。不幸的是，克萊爾唯一的女兒在車禍中遇難，她痛不欲生，為減輕內心的痛苦，克萊爾皈依了天主教。

克萊爾十分關心魯斯的雜誌，「生活」雜誌就是在她的催促下，魯斯才決定創辦的。克萊爾是一個很有活動能力的記者，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她是第一個到馬其諾防線採訪的美國女記者。克萊爾的才能還在其政治生涯中得到充分的發揮，並取得非凡的

成就。她的繼父曾是國會議員，使她對政治很有興趣，參與競選，一九四三年當選康涅狄克州共和黨眾議員，並於一九四〇、一九四四、一九五二年三次總統大選中，為共和黨候選人助選，擁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出任美國駐義大利大使，任內協助解決義大利和南斯拉夫在亞德里亞海的衝突，獲國際好評。一九五九年，魯斯夫人又被提名為美國駐巴西大使，因一項政治爭論，使她在美國參議院批准他的任命後數天內辭職，轉而致力於亡夫遺留的雜誌事業。

夫婦均為中國摯友

魯斯夫人一九六七年曾來台訪問，受到蔣夫人宋美齡的熱情招待。魯斯夫人曾在台北下榻的飯店內，會晤中華民國的媒體女記者及作家，留下一段名言：「婦女要勤奮讀書，吸取知識，目的不在和男人爭勝負，而是為兒女儲備智慧。」是她在答覆一位女記者訪問時，就婦女求知問題所敘述的論點，此話曾傳誦一時。

魯斯夫人在卅年代，曾代「上流社會」、「時尚」等雜誌主編，也寫了幾個劇本，包括一九三七年出版的「女人」、一九三八年的「吻別男孩」、一九三九年的「錯誤邊緣」、一九四六年信仰天主教後，她又寫了許多篇討論宗教的文章。

魯斯和克萊爾都有爭強好勝的個性，兩

(一十)傳人名外中

人經常爲某事爭論。不過感情還是好的，尤其是克萊爾在任駐意大利大使期間，魯斯作爲「助理大使」有機會與妻子經常生活在一起。但是，他們也和其他名人一樣，難逃流言蜚語的中傷。有的報刊議論說，魯斯的婚姻在經歷了廿三年的風雨後，可能會在一次新的羅曼史中破裂。還傳說魯斯愛上天生麗質、年僅廿四歲的比弗布魯克勳爵的外孫女。最後還是克萊爾以其非凡的想像力和幽默感粉碎了這一流言，她說：「如果魯斯娶勳爵的外孫女，我就嫁給勳爵，做魯斯的祖母。」

魯斯一生最大的特點，就是有人驚人的毅力和雄心。因此給他帶來很多的榮耀：十八所大學授予他榮譽學位和衆多勳章及稱號，他的母校耶魯大學授予他兩個榮譽學位和一枚勳章。但他始終未能進入夢寐以求的「耶魯協會」，實現做一個「出色學者」的願望。

魯斯一生不知疲倦地爲「時代王國」工作，一直到一九六四年，六十六歲的魯斯才退休，由多諾萬接替他擔任的所有刊物的總編輯職務。幾十年來，魯斯就像一匹狂奔的烈馬，時時刻刻緊張地工作著，不知抽了多少煙，服用多少安眠藥。一九六七年二月廿八日，因冠狀動脈血栓症病逝，終年六十九歲。

在魯斯逝世後，時代出版公司又創辦了「人物」、「金錢」、「發現」等雜誌。現

在，這家出版集團總資產已達二億美元，擁有十多家大公司、四家電台、五家電視台。
(王文慶撰)

李萬居

(一九〇一—一九六六)

新生報董事長

公論報創辦人

李萬居號孟南，台灣雲林人，一九〇一（清光緒二十七年）年六月二十三日生。七歲入塾啟蒙，誦千字文。民國三年，獲前清秀才董拱督教，研讀四書，奠立國學基礎。十五歲，入公學校習日文。民國八年，於布袋擔任鹽警，翌年，轉任烏日糖廠管理員。民國十三年遠赴上海文治大學就讀，翌年轉讀國民大學，加入青年黨，卻對三民主義與建國方略甚感興趣。民國十七年秋，入法國巴黎大學，研究法國大革命思想，二十一年畢業回國。民國廿二年任上海中山文化教育館編譯。廿九年冬，至重慶任職軍事委員會國際問題研究所。三十年任中國國民黨台灣革命同盟會行動部負責人兼駐粵港區情報辦事處主任。民國卅四年初創台灣民聲報於重慶，宣揚三民主義，鼓吹抗日，獲國民政府頒勝利勳章；三十四年十月返台接收台灣新報，易名「台灣新生報」，任發行人兼社長。民國卅五年四月被選爲省參議員，五月被選爲副議長，十月被選爲制憲國民大會代表；民國卅六年九月，被選爲台灣新生報董事長

；三十六年十月廿五日創辦發行「公論報」，自任社長，秉公正超然立論，獲美國記者好評。李萬居服膺孔孟學說與三民主義，對復興中華民族具有強烈使命感。辦報則闡述中國文化；於省議會議壇，爲關心國防與地方建設，勇往直前，言人所不敢言，獲「魯莽書生」雅號。參予制憲，力主實行地方自治。他的一生行事爲蒼生，爲民族，儼然有雖千萬人吾往矣之氣魄；而於彌留之際仍念念不忘致力消除大陸與台灣人間思想之歧見，實爲促進族群和諧之先驅先行者；堪爲後世典範。（林裕祥撰）

宋哲元

(一八八五—一九四〇)

端正史實備受讚譽

民國二十二年三月，宋哲元將軍所領導的第二十九軍大刀隊首創長城喜峯口大捷，此役，日軍傷亡枕藉，屍橫遍野，使日寇侵華蒙受重大損失與挫敗，亦使舉世知道我中華民族不可欺、不可辱。經過了半個世紀之後，正當日本推諉侵華的罪行，中共篡改歷史邀抗日戰功之際，一把曾在喜峯口建功的三十九軍大刀，及一副有宋哲元將軍親筆題字的皮鞘，輾轉從歐洲瑞士流至香港，而爲旅居金山灣宋將軍千金宋景憲女士所收藏，這把重三磅的大刀，不僅是我國抗日反侵略的證物，且爲我國軍全體官兵將士用命、人

人奮勇、個個爭先，殺敵無數、屢挫敵鋒，完成驅敵復國之鐵證。宋哲元，字明軒，山東樂陵人，生於一八八五年九月二十三日，父名宋釜，是一位清代貢生，兄弟共三人，他居長，尚有二個妹妹。宋家家境清貧，其父在家鄉教私塾，靠點微薄束修來維持一家七口生活，後來宋老先生至陸建章府上教家館，陸建章任清軍第六鎮的協統，對家庭教師很尊重，宋老先生便乘機請陸提攜其兒子，在陸樂於成全之下，宋哲元入陸軍部在北平南苑所設「隨營學校」受訓。

忠義兩全消弭內戰

宋哲元軍校畢業後，分至馮玉祥連上充當學兵，民國四年袁世凱主政，馮玉祥任第十六旅旅長，宋哲元亦升至營長，民國六年至十年，宋哲元因戰功擢升團長，其後馮玉祥部隊不斷的擴大，宋哲元的階級亦不斷水漲船高，民國十九年中原會戰，馮玉祥與閻錫山不滿中央編遣裁軍，聯合反叛中央，宋哲元不滿馮玉祥的作爲，決心不再受其統轄，投效中央擔任第二十九軍軍長。自民國二十二年至二十五年之間，國內有四次政治危機（一是民二十二年五月，馮玉祥在察哈爾樹起「察哈爾民衆抗日同盟軍」旗幟，企圖東山再起，名爲抗日實則反叛；二是同年十一月發生的「閩變」；三是民二十五年六月至七月間的「兩廣出兵抗日事件」；四是同年十二月的「西安事變」），這四次政治危

機，主謀者都曾想盡辦法來拉攏當時被認爲是華北第一號人物的宋哲元將軍，但都由於他擁護中央立場堅定，從中斡旋，說服各界，而使叛逆集團迅速受制，令其他野心份子不敢效尤。如若此時宋哲元的政治立場稍有偏差，情勢必不堪收拾（不但助長這些反叛勢力，且造成日軍乘我國內亂提早出兵侵華，更使我政府爾後抗日籌碼難有勝算）。

忍辱負重不計毀謗

民國二十年，日軍發動「九一八」事件，有識之士均預知中日兩國間一次全面戰爭已屬不可避免，但我政府鑑於國力不足，戰力尚難以抗衡日軍，故計畫對日本採「緩兵之計」，延緩日軍侵略行動，爭取時間培植我國軍戰力。然政府必須遷就當前日軍強佔我國東北之事實，故指定宋將軍爲冀察政務委員會主席，在忍辱負重、委曲求全大前提下，周旋於強敵之前，作心裡所不願作的事，說心裡所不願說的話，受日本人無禮的閒氣，聽國人不知內情的閒話。

在此期間，宋哲元身負先總統蔣中正之重任，在冀察兩年任職期間，以「不喪權、不辱國，不說硬話，不作軟事」作爲對日的策略，遭受不少愛國憂時人士及友好們斥責。將軍含垢忍辱，無一言自辯，直至其屬下秦德純攜帶著無數友好函電及報紙見將軍，失聲痛哭，將軍告其：「沒有關係，我們是奉命行事，現在報上用五號小字罵宋哲元，

秦德純是漢奸，包管將來有一天會用頭號大字登載宋哲元、秦德純是英雄」。宋祇重中央策略，不計個人毀譽的胸襟氣概與人格，足堪爲我後人敬仰、景從。

當時冀、察兩省爲我國防最前線，宋哲元爲因應特殊情勢，言詞上不得不顧及日軍想法，態度上也不能不故作曖昧。有時明告日軍：「我宋某必須聽從中央政府的指揮」；有時又表示日軍提出的要求，當盡力而爲，並在各機構中，起用大批親日份子，以換取日軍的信任，及緩和和日本掠奪華北之企圖，從而達成中央「不輕言放棄和平，亦不輕言犧牲」的決策。當時海內外同胞認爲宋所領導的「冀察政務委員會」是繼溥儀偽滿洲國之後，另一傀儡組織，紛紛指責，宋之處境極爲尷尬，左右爲難，但其身負領袖重託，無一言以自辯，忍辱爲國家爭取了寶貴的二年備戰時間。史學家李雲漢教授曾言：「宋哲元在領袖充分信任下，任勞任怨，支撐華北危局，不但未出賣國家、領土、主權，最後仍爲抗日先鋒，他可爲民族英雄。」

治軍嚴明善於用兵

第二十九軍的訓練可分戰技與精神兩種，除以舊西北軍訓練傳統，重視體能、國術、大刀及射擊等戰技訓練外，並極重視愛國與道德之精神教育。宋哲元平日練兵要求，官兵用餐前要唱「吃飯歌」，其大意爲：這些食品取自人民，保國衛民，我輩天職。官

兵犯了錯要唱「悔改歌」，其意爲：人非聖賢，孰能無過，知過能改，方爲完人。另宋哲元規定軍官每週三、六晚上至講堂聆聽名漢學家梁建章講授經書，加強道德觀念的薰陶。每位幹部隨時要接受曾、胡治兵語錄及主官寶鑑口試，民國二十年財政部長孔祥熙奉令考察其政務，曾譽其部隊「卒伍整飭，無驕矜之氣」。民二十六年七月七日，日軍以武力挑釁，宋哲元率第二十九軍在蘆溝橋上高舉義旗，揭開抗日聖戰序幕，宋哲元在保定督戰，宵旰露立達三個月之久，第二十九軍在臺兒莊及鄂北戰役，進攻時人人奮勇向前，退卻時臨危不亂，防守時抱與陣地共存亡（譬如喜峯口之役，第二十九軍在優勢形勢之下，以大刀隊夜襲日軍陣地，日軍劈刺術雖素有名聲，但二十九軍因平日即重視武術及器械體操，令其對刺下相形見拙，魂飛魄散，造成日軍遭致奇襲，不克應戰，創下「以弱擊強」、「以寡擊衆」之大捷）後因戰事擴大，宋哲元馳驅於冀、豫、魯邊區，至民二十七年因腿傷加重、病情惡化，覬請中央准其休養，民二十九年四月五日傷重不治而卒，享壽五十六歲。

綜觀宋哲元生平成功、成名，實得之對軍人武德之實踐。宋哲元於軍閥割據的民初時代，身爲馮玉祥西北軍的要員，由於能認清軍閥與革命軍之分野，能深明大義投效國軍，此其智也；宋既歸編中央，即忠心不二，不爲利誘威脅所動，對中央政府鞠躬盡瘁，

死而後已，此其信也；九一八事變之日，宋率部通電全國，誓死抵禦外侮，決心不參加內戰，並親書「寧爲戰死鬼、不作亡國奴」與全軍將士相共勉，贏得喜峯口、羅文裕大捷，以成其救國救民之大志，此其仁也；中日簽訂「塘沽協定」後，宋奉命主持冀察，在倭寇威脅利誘下，他委曲因應，隱忍折衝，祇冀有利國家，不計個人毀譽，此其勇也；七七事變後，宋率部奮起抗敵，每役進則身先，退每殿後，轉戰數省，備嘗艱苦，終不支病倒，沉疴不起，此其嚴也，由上敘立德可知，宋雖其出身背景不同，但他對中華民國在歷史眼光中有極大貢獻，若天假以年，讓宋享壽至六十五歲以上，以其在北方的聲望及領袖對其倚畀之殷，信任之專，抗日勝利後華北局面由他承擔重任，絕不會有三十七年傳作義變節投降之事，而戡亂之軍事，亦必將有大有爲不同之演變。（王立民撰，參採宋上將哲元將軍遺集上、下冊。）

陳廣深

（一九二五年—一九八八）

立法委員

僑務委員

泰國中華會館理事長

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

陳廣深，廣東饒平縣人，民國四（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十七日在泰國出生，三歲患病，返家鄉就醫，病愈返回泰國曼谷，受中

泰文教育，畢業於培應中學。十九歲患病，曾死而復甦，傳爲奇聞。隨回國向國學大師余國泰、許先壽、陳宗彝諸秀才讀國學，對易學造詣特深。復從名師讀兵書兼習南北技擊，對六韜三略奇門遁甲，無不精通。

七七全面抗戰時期，陳氏回國參加抗戰，奉派軍事委員會駐潮汕辦事處主任，促進軍民合作事項。抗戰勝利即返回僑居地繼續發展事業。大陸陷共後，李彌將軍率領軍民轉進滇緬邊區，成立雲南反共救國軍，陳氏號召泰國華僑青年組成華僑志願軍前往支援，承李彌將軍改編成一六一師任陳廣深爲代師長。參加戰鬥，曾攻至雲南邊境車佛瀾等十餘城鎮，創下輝煌戰績。祇以國際壓力下迫使反共救國軍撤退返台，陳氏隨之返國，奉召入步兵學校高級班十七期受訓，畢業後再奉召入革命實踐研究院受訓，更堅定革命信心。返回僑居地曼谷，繼續爲華僑社團服務，出錢出力，熱心從事，先後被推選爲華僑職工聯合會理事長，中華會館理事長，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委員會泰國地區主任委員，建立圖書館，組織青年，聯絡僑胞，堅定立場，支持國家政策奮鬥。任中國國民黨泰國總支部常務委員，歷次回國出席國民黨第十一屆、十二屆、十三屆全國代表大會，受聘爲中央評議委員。旋被選任立法委員，參加國家立法工作。再任僑務委員會委員，決定僑務政策，爲僑胞服務。民國七十七（一九八八）年八月十四日在曼谷寓所逝世，享年

七十五歲。(陳士誠撰)

臺靜農 (一九〇二—一九九〇)

欣賞魯迅染上色彩

前台大文學院院長，中文系主任臺靜農教授是卅年代成名的作家，他早期的小說，偏重描寫市井基層人物，發抒他們內心的感受、困頓與期盼，可說是小人物的代言人。由於關懷勞苦大眾，臺靜農早期在國共明爭暗鬥時期，態度被視為傾左。他對魯迅極為推崇，曾對魯迅的著作，加以研究詮釋，寫成「關於魯迅及其著作」一書。由於他的這一態度，於國民政府遷台初期，他在台頗不得志。不過，他治學紮實，對文字學及聲韻學頗有研究，獲台大校長傅斯年的保舉，才能棲身台大，發揮所長。然而臺靜農在台四十餘年，除學術論著外，他雖擅長小說及散文創作，但成篇數量不多。原因何在？難有答案了。

臺靜農為安徽霍邱人，一九〇二年（民國前十年，清光緒廿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在故里出生。臺家世居霍邱縣的葉家集，其父臺兆基，字佛岑，於清朝末年畢業於天津法政學堂，通曉現代法律，民國肇建後，曾先後在河北、江蘇及安徽等地擔任地方法院推事或院長職務。可說是書香家庭，所以臺靜農成長期，自幼即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

臺靜農兄妹雁行四人，他是長兄，受父母特別關注，六歲時，由其父啟蒙，熟讀經史，勤練書法，寫得一手極好的柳葉體，晚年為門生故舊求字的對象。在讀書方面，他由父親啟蒙後不久，即在家鄉入私塾苦讀三年，春秋左傳國學名著琅琅上口。辛亥革命民國創立，各地普設新式小學，臺靜農轉入故鄉葉家集的明強小學接受現代教育，與同邑的張目寒（後成名畫家）、韋素園、李霽野、韋叢蕪諸人同窗共硯。小學畢業後，臺氏轉赴湖北漢口，入漢口中學讀書，當時新文化運動如火如荼，他和同鄉同學以有限的財力創辦「新淮潮」雜誌，自行撰文鼓吹新文化，提倡新思潮，引起青年的廣泛注目，而其文名亦隨之傳播各地。

北大受業名師教導

一九二二年（民國十一年），臺靜農轉赴北京，尋找知識的源泉，因他已錯過入學考試，乃在北京大學國文系做旁聽生，當時在北大國文系任教的師長，皆為國學界名家，有沈兼士、陳垣、馬衡及劉半農等人，使臺靜農受益匪淺，一年後考進北大國學研究學門，成為正式北大人。在名師指導下，埋首鑽研，藝業精進，同門受業者，後來成為學術大學的有甲骨文大師董作賓、古物鑑賞家莊尚嚴、國學家陸侃如、馮沅君、常惠等人。

一九二四年（民國十三年），他的同學

常惠在北京主持歌謠研究會，廣搜各地民謠歌曲，作民族文化的探索和追源。臺靜農應常惠之請，回到安徽故鄉搜集當地民謠百餘首，編成「淮南民謠歌集」，這是他首次整理民族文化遺產。

組末名社發表作品

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年）春天，畫家張目寒在北京介紹他和魯迅認識，此時的魯迅已名滿天下，為一時無兩的大作家，臺靜農對魯迅頗為傾倒。是年八月，他和李霽野、韋素園、韋叢蕪、曹靖華等人合組「末名社」，從事文學創作，並譯介外國文學名著。在此時期，臺靜農發表了他的小說創作「地之子」、「建塔者」等多篇，廣受矚目。他同時編著一書「關於魯迅及其著作」，對魯迅的作品加以評介，對魯迅頗為推崇。魯迅亦有回應，使「末名社」聲名大噪，被視為文藝界的一大重鎮。

民國十六年，臺靜農已是文壇名人，被北平中法大學聘為中文系講師。二年後轉輔仁大學中文系講師，主講現代文學，不久，升任副教授。並兼校長陳垣的秘書。

民國廿二年，陳垣校長離開輔仁，臺靜農也隨之離去，轉到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文史系國文組任副教授。任教期間，結識新文化的創始人胡適博士。兩年後，由胡適介紹，再轉到廈門大學任教，講授文字聲韻學。次年再度北上，轉赴青島山東大學任教，

講授中國文學史及歷代文選。同時在山東大學結識老舍（舒慶春），當時，老舍也在山東大學教書，兩人結成文字至交。

民國廿六年，抗戰軍興，華北陷敵。臺靜農被迫攜家遷往後方四川，成了流亡學人，他先住在重慶附近江津白沙鎮的溜馬崗，兩年後遷到黑石山梁漱溟的舊居，和好友魏建功同住。這時他任職國立編譯館，擔任編纂，戰時生活清苦，他要靠寫稿賺點稿費貼補家用。

民國廿九年，教育部在白沙鎮設立國立女子師範學院，國文系主任胡小石聞臺靜農大名，特敦聘為教授。

抗戰勝利來台任教

抗戰勝利後，台灣光復，傅斯年被派為國立台灣大學校長，邀臺靜農來台任教，他遂於卅五年十月來台，任中文系教授。卅七年八月，奉命接掌中文系系務，當時，台大甫自日本人手中接收，百廢待舉。人才及經費兩缺，臺氏接掌後，苦心規劃，建立制度，延聘名師，策訂課程，使中文系逐漸步上軌道。由於他貢獻卓越，受到師生敬重，在系主任崗位上，任職長達廿年。

臺氏對學生關懷備致，身教言教循循善誘，使學生如沐春風，因而極獲學生敬愛，受教學生在學術上有了成就，第一位想告知的人，就是臺老師。而他對學生的成就，總是讚美之外，再加勉勵，使學生感念不已。

臺靜農教古典文學，整日埋首於故紙堆，但他反對食古不化，他常常告訴學生除本科書籍外，還要吸收外界其他知識，尤其不能忽略現代科學，他認為今日世界是知識爆炸的時代，身處現代，一定要了解當代的思潮流向。對於做學問，他告誡學生切勿拘泥一家之言，要博覽約取，獨立思考，實事求是，有系統、有目標的培養知識。尤其要廣讀史書，由史書裡去體會學問的重要。他的這一態度，不僅教給學生，自己也身體力行。他閱讀的書籍廣泛博雜，對任何書都興趣盎然，讀得津津有味，使許多學生都受到感染，學習臺老師的讀書方法。

民國六十二年，臺靜農自台大退休，但他退而不休，除台大贈與終身榮譽教授的頭銜外，又應輔仁大學及東吳大學禮聘，擔任兩校中文研究所的講座教授，直到民國七十二年才正式退休。

晚年的臺靜農，生活並不寂寞，居處除有學生經常前來探望請益而外，自己以寫作、寫字、作畫自娛。七十七年他出版了一本散文集「龍坡雜文」，次年又把廿五篇嘔心瀝血的學術論文輯印成「靜農論文集」，供學術界參考。

字畫精雅別具一格

臺靜農的書法自成一格，他模仿倪鴻寶，在楷書中麗以隸書筆法，字體力求古樸而有「金石氣」。他的隸書則取法於石門頌，

純用圓筆，孕育渾簡的筆意，但他從不展覽，能獲得他的墨寶的，不外門下已畢業的學生，或出國的友人，所以他的字流傳在國外的，反而比國內多。

此外，臺氏還長於畫梅，疏落雅致，意境高逸，但知的人不多，能擁有他作品的人更是少之又少。民國七十四年，他出版了一本「靜農書藝集」，算是他留在藝壇的唯一作品了。

臺靜農曾兩度患癌，八十歲時曾患肝癌，住進台大醫院割治，面對惡疾，臺氏豁達自若，臥病期間，和醫師談古道今，不憂不懼。因而康復情況極佳，手術後幾與健康的常人無異，不料到了七十九年，又罹患食道癌，醫治無效，於十一月九日病逝，享年八十九歲。

臺靜農與夫人于韻閑結婚七十餘年，甘苦與共，夫人先他早五年辭世。兩人擁有兩子兩女，長女臺純懿，畢業台大外文系旅居美國。長子臺益堅，台大畢業，留美獲博士學位，任教於波士頓大學，次女臺純行，東吳大學商學系畢業，任職美國哈佛大學會計處，幼子臺益公，任職於中國電視公司，均已子女成行，事業有成。（汪清澄撰）

俾斯麥

（一八一五—一八九八）

著名的德意志聯邦前身普魯士宰相俾斯麥（一八一五—一八九八），一生功業彪炳

。掌權時，為德意志肆應強權，開疆拓土，奠定德國強盛的基礎。一般歷史學者均相信如無俾斯麥的縱橫闢闢，將無德國日後的強盛，亦無法讓希特勒擁有雄霸歐洲的野心。因而俾斯麥實為歐洲二次大戰的關鍵人物。儘管俾斯麥種下歐洲兵連禍結的因子，但俾斯麥的外交手段、治國理念，迄今仍使許多歐洲政治領袖傾慕不已。

俾斯麥為普魯士貴族出身，身分是蘇昂哈森王子。在他掌權的年代，統一德意志諸邦，使成為完整的普魯士帝國，他宣稱他解決政治難題的辦法是用「血」和「鐵」，而非一般政治人物所用的協商和談判。故而世稱他為「鐵血宰相」。

俾斯麥於一八一五年四月一日生於馬格德堡的蘇昂哈森，出身貴族家庭，擁有優先從政的資格。成年後研讀法律，畢業於柏林哥丁根大學，大學畢業後獲准加入軍隊，一八三五年擔任皇室衛隊少尉，數年後回到家鄉，經營家產，此時他突然對地方事務發生興趣，積極參與家鄉政務的興革。一八四七年當選普魯士國會議員，一八四九年他在國會發表一篇措辭鏗鏘的演說，引起普魯士王非德烈·威廉四世的注意。他在這篇演說中表明，希望在他的國會議員任期內，由一八五一年至一八五九年間，能制訂計畫，促成德意志各邦聯成一個統一的普魯士帝國。在他發表這篇演說後不久，即被普魯士王派為駐外使節，先出使俄羅斯，再到法國。一八

六二年被召回國內，出任普魯士帝國的外交部長。

在外交部長任內，俾斯麥掀起三次戰爭，藉以促成德意志統一。一八六四年對丹麥作戰，奪得北方霸權，一八六六年打敗奧地利，一八七一年戰勝法國，擊潰法皇拿破崙三世的大軍，威震歐洲，終於聯成一個統一的德意志帝國，俾斯麥早年在國會的演說，於焉實現。

三次戰爭後，德皇威廉一世即位，任命俾斯麥為帝國的宰相，造就了其「鐵血宰相」之名。俾斯麥靠殘酷的殺戮和強力的軍事行動，完成德意志統一，奠定德國強盛的基礎。而在國際折衝之中，他又表現出極端聰明和高明的外交技巧。他運用自己的智慮和計謀和他國簽訂條約，想盡辦法大佔便宜，從而鞏固了德國的國力和在歐洲的國際地位。他促成垂波里聯盟（Triple Alliance），使德國和奧地利、義大利結成盟友，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奧義始終和德國站在一條線上。他又預感德國可能在未來遭逢危機，主動和俄羅斯簽訂和約，保證德意志中立，絕對不對俄羅斯用兵。其實俾斯麥如此做，旨在避免德國陷入兩面作戰之中。後來德國用兵開拓疆土，俄羅斯果然袖手旁觀，任令歐洲生靈塗炭。

一八八八年，德皇威廉二世即位，以俾斯麥年邁為由，免掉了他的首相職位。年邁固是原因，其實真正的原因是俾斯麥功高震

主，威廉二世嫉忌他崇高的聲望，蓄意把他除去。解職後，俾斯麥回到故鄉安身，於次年六月鬱鬱以終。（劉先軍撰）

陸京士（一九〇七—一九八三）

立法委員

國民黨中央農工部副部長

社會部組訓司司長

中華全國郵務總工會常務委員

自由中國勞工同盟主席

陸京士江蘇太倉人，民國前五年生，上海法學院畢業，十八歲考入上海郵局工作，因不滿洋人統治郵局，欺壓工人，遂發動組織工會，以工會爭取福利，民國十四年八月廿日正式成立上海郵務工會。同時秘密投入杜月笙門下，參加國民黨組織，配合國民革命軍北伐，策動工人響應克服淞滬，承市黨部命參加上海市總工會整理工作，肅清分歧份子，建立健全組織，至有貢獻。民國十八年發動各地籌組全國郵務總工會，十二月二日各省市郵務工會代表齊集上海舉行籌備會議，成立籌備委員會，民國十九年二月一日開始辦公，由常務委員陸京士、王宜聲、朱華英、趙樹聲、王樹藩五人負責。雖未得政府正式核准，但已正式展開工作，視同組織成立。各地加強活動頗有績效。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日軍侵犯上海，上海郵務工會組織救護隊，搶救傷兵難民，至為得力。

五月反對郵政儲金匯業局分立，發起護郵運動。二十二日發動大罷工，後由地方人士出面調解，決定郵政儲金匯業局仍歸郵局管轄。民國二十四年全國郵工捐獻飛機四架在四月四日於明故宮由陸氏領導舉行獻機典禮。二月二十四日中國勞動協會成立，陸氏當選常務理事。推行全國勞工運動頗有貢獻。在此期間陸氏曾任上海市總工會常務委員，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執行委員，上海臨時市參議會參議員。民國二十六年抗戰軍興，軍事委員會軍事調查統計局局長戴笠將軍組織忠義救國軍，奉派任第二支隊隊長，率領勞工幹部駐守浦東一帶，協助部隊維持地方秩序。嗣又奉派為淞滬警備司令部軍法處處長，直至上海撤退，二十七年抵達重慶，隨谷正綱任中央社會部組訓處處長，後改組任行政院社會部組訓司司長，並調中央訓練團黨政班第一期受訓。領導大後方民眾團體配合政府抗日工作，績效至豐。抗戰勝利奉派到上海指導勞工運動，成立工人福利委員會，壓制共產黨滲透陰謀及城市暴動。三十五年十一月參加國民大會制憲會議，三十六年參加立法委員競選，並就任國民黨中央農工部副部長。三十七年五月就任立法委員，出席院會，同時仍回上海成立委員會，維持社會安定。三十八年五月領導上海參加反共戰鬥工人幹部分別撤退舟山、廈門、廣州。最後撤回台灣繼續奮鬥。聯絡美國總工會代表葉德，請求美國援助。三十九年一月十五日在

台北成立自由中國勞工同盟。自任主席，在低潮時期仍積極領導勞工從事反共工作，至為難能可貴。曾參加革命實踐研究院第廿三期，聯戰班第三期，及國防研究院第七期研究。協助馬超俊編纂中國勞工運動史，任編纂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文化大學創設勞工研究所，任理事會副理事長。民國六十五年國民黨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任中央評議委員、民國六十六年馬超俊逝世，陸氏繼任文化大學勞工研究所理事會理事長，並繼續編纂中國勞工運動史續集。又領導國際社會福利事業協會中國委員會工作，促進我國社會福利事業推行，至多貢獻，七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因急性心肌梗塞病，逝世於中心診所。郵務工會以其一生對郵工運動的貢獻，特建立銅像一座以為永久紀念。（陳士誠撰）

陳劍如

(一八九九—一九六六)

國民大會代表

國民黨農工部副部長

財政部秘書長

南京市社會局長，教育局長

陳劍如廣東台山縣人，民前十三年（一八九九）生。天賦聰慧，年十九就讀北平政法大學，與陳公博、梅哲之等等同時為中共領導人陳獨秀之學生，雖受社會主義邪說宣傳，但陳劍如明辨是非，堅信三民主義為救國主義，奠定日後革命事業的基礎。畢業後由馬超俊介紹加入中國國民黨。民國九年回廣東，張溥泉演講革命理論，陳獨秀宣傳社會主義，均由陳氏作粵語翻譯。隨任馮自由創辦之民治通訊社記者。民國十年孫科主持籌設廣州市政府時任秘書，協助工作，完成建設。隨任廣州大本營籌餉局處長。民國十二年任國民黨廣州市黨部委員，兼廣州市公安局政治部主任。十三年隨孫科往東北聯絡張作霖，以秘書身分協助工作。旋孫中山北上，又隨孫科往北平，留任行轅秘書，隨侍至孫中山逝世，協辦喪事。十五年國民政府成立，任交通部電訊學校校長。十六年隨孫科任財政部秘書長。十七年任廣東省黨部整理委員，兼粵漢鐵路管理委員會委員長，祛除積弊，轉虧為盈，大有貢獻。十九年任國民黨中央訓練部總務處長。二十一年任立法委員，四年立法工作頗著勞績。廿四年任南京市政府社會局長兼教育局長，工作辛勞，直至抗戰時期南京撤退為止。三十四年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中央委員。勝利還都，再任南京市社會局長，三十五年任國民黨中央農工部副部長。三十六年當選第一屆國民大會台山縣代表。三十七年出席第一次大會，大會結束出任戡亂動員委員會秘書長。三十八年撤退，奉派為國民黨大陸工作南方執行部特派員，領導港澳地區及敵後南方各省市工作，任務艱難。國民大會第二次會議，第三次會議均到台出席，五十五年二月

一日參加國民大會臨時會，後未及出席第四次大會突於二月十七日逝世，年六十七歲。
(陳士誠撰)

鄧稼先

(一九二四—一九八六)

兩彈元勳當之無愧

中國近代著名物理學家，兩彈元勳鄧稼先，和諾貝爾獎金獲得者楊振寧，同是安徽同鄉，又是同窗多年共過患難的摯友。抗日戰爭期間，他們共同在昆明西南聯大讀書，又一同赴美留學，楊振寧結業後留美，一九五七年獲諾貝爾物理學獎金，鄧回國後，帶領科技大軍闖入祖國大西北的戈壁灘，創製了中國的第一顆原子彈，震動了世界。楊振寧於一九七一年第一次回故鄉合肥，首先要會見同窗摯友鄧稼先。鄧因長期積勞成疾，身患絕症，醫學家已斷定他將不久於人世了，這兩位科學巨星相別多年後的重逢相聚，使楊振寧流出兩行熱淚。

鄧稼先於一九二四年出生在安徽懷寧，在北京讀小學和中學，一九四五年畢業於昆明西南聯大，一九四八年至一九五〇年在美國普渡大學(Purdue University)讀理論物理，得到博士學位後即乘輪回國。一九五〇年十月到中國科學院工作。一九五八年被任命帶領幾十名大學畢業生專門研究原子彈製造的基礎理論。

此後的二十八年間，他始終站在研製中國原子彈武器設計的第一線，領導著許多專家學者和科技人員，成功地製造出中國的原子彈和氫彈，把中華民族國防自衛武器引導到了世界先進水平。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中國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中國第一顆氫彈也爆炸。

這些日子是中華民族五〇〇〇年悠久歷史上劃時代的光輝日子；是中華民族擺脫窮困落後新生的日子。

自此以後，他至死不懈，勤勞辛苦的繼續工作，對國家和民族作出了許多新的巨大貢獻。用「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兩句話，可以準確描述他的一生。

鄧稼先晚年不幸患了直腸癌，一九八五年八月先做了直腸癌切除的手術，次年三月又做了第二次手術。同年五月再做第三次手術。延至七月二十九日，因全身廣泛出血而逝世。

鄧稼先是中華民族核武器事業的奠基人和開拓者，畢生精力獻給了民族國防事業，因此國家給予他「兩彈元勳」的光榮稱號，他的確當之而無愧的。

與楊振寧同窗好友

楊振寧和鄧稼先遠在抗日戰爭前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年在北平崇德中學即同學一年

。後於抗戰期間在昆明西南聯大又同學數年，留美兩年間又住同屋，半個多世紀的朋情友誼，至深且厚，親如手足。鄧是個忠厚誠實的人，最不要引人注目的人，真摯坦白，從不驕人，沒有小心眼兒，純樸為其高貴品德，在中外知識分子中間，他是最富有中國農民最樸實的氣質的人。此乃其所以能成功的領導許多多原子能科技工作者，對民族作出最大貢獻的主要原因。

一九六六年「文革」初期，他所在的研究院成立了兩派群眾組織，相互爭鬥，而鄧卻有能力說服他們，繼續科研工作。於一九六七年六月成功地製成了氫彈。一九七一年他和一些同事共同被「四人幫」圍攻批鬥時，鄧竟去和工宣隊，軍宣隊據理力爭，說服了兩隊的隊員，科研沒有停止，真是人間奇跡。當初選派推薦他為核研究院負責人的錢三強，真正是知人善任，當代的伯樂。

楊振寧一九七一年首次回國訪問時，和闊別二十二年的鄧稼先相會，才真正了解清楚中國原子武器工程開拓和發展，除了一九五九年以前曾得到蘇聯極少援助外，並沒有任何外國的原子能專家的插手和參與，使國外所流傳寒春(George Hinton)曾參與中國原子彈的謠言不攻自破。楊被感情激動得熱淚盈眶，難以自己。為了中華民族的自豪，為了老友鄧稼先光輝成就，使楊振寧感到無比驕傲。

在青海、新疆，神祕的古羅布泊，浩瀚

的戈壁灘上，塞外北國，常常風沙呼嘯，往往氣溫下降到零下三十多度，核武器的研製和試驗，經常發生各式各樣的大小問題，都須要請鄧稼先一一解決。在那「浩浩乎！平沙無垠，瓊不見人，河水繫帶，群山糾紛：」的古戰場上征戰數十年的鄧稼先名字和業績，生前很少有人知曉，去世後方引起人們的深思和懷念。但願他忠誠純正的高貴品質，無私無畏的精神，不朽的業績，將與天地同儔，日月共輝！（畢蘊德撰）

謝玉裁

（一九〇五年—一九九四）

國民大會代表

陸軍中將

國民黨中央委員

廣東省黨部副主任委員

謝玉裁字正明，民前七年生，少聰慧，穎悟力過人，孝悌忠信，享譽於鄉里。及長，赴上海滬江大學就讀，成績優異，獲文學士，再入復旦大學研究，獲法學碩士。受聘任南京兩廣中學校長，並兼文化大學教席。日軍侵華，乃投筆從戎，受訓於陸軍步兵學校將官班，結業後任陸軍大學政治教官，績效良好，獲蔣中正委員長器重，擢升步兵學校政治部主任。建樹頗多。

抗戰期間，於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工作，襄助蔣委員長及陳誠部長。旋調廣東省任軍隊聯合黨部書記長，兼三民主義青年團廣東

支團幹事，歷時兩載。轉任廣東省貨運管理處處長。

民國三十四年出席國民黨第六屆全國代表大會當選中央委員。抗戰勝利，任廣東省黨部副主任委員，三十六年當選國民大會代表，三十七年出席第一屆國民大會，及大陸撤退，轉到海南島繼續在黨部工作，三十九年奉海南防衛總司令薛岳派任駐台代表，擔任聯絡工作，嗣海南島撤退，奉調國防部高級參謀，敘任陸軍中將。謝氏參贊戎機，後因有國大代表身分，於民國五十年奉准退為備役，專為國民大會服務，曾任國民黨國大黨圖書記，推動憲政工作。及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成立，工作更為積極。迄民國八十年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退職，謝氏專任台北市東莞同鄉會理事長，廣東同鄉會名譽理事長，為同鄉服務。

民國五十年代，台北中和、永和二鎮居民受颱風肆虐，水災為患，損失慘重，謝玉裁代表地方人士向行政院請命，得行政院長陳誠撥款三千萬修築堤坊，免除後患，今日中、永和之繁榮，謝氏深得民衆感念，民國八十三年二月十二日因心臟病突發逝世，享年九十上壽。（陳士誠撰）

芮逸夫

（一八九八—一九九一）

留美專精於人類學

人類學家，中央研究院院士芮逸夫教授畢生獻身學術，研究教學，執著勤敏，在文化及人類學上的貢獻，迄今尚無人能夠超越。

芮逸夫字慕城，江蘇溧陽人，一八九八年民國前十四年五月十八日生於江蘇故里，自幼聰慧，才思敏捷。由塾師啟蒙，曾熟讀四書五經等古典經卷，奠下紮實的國學基礎。民國肇建後，考入中央大學前身的國立東南大學外文系讀書，修習西洋文學，對英國古典文學及莎氏比亞的著作，曾廣泛涉獵，故而大學畢業時已是學貫東西的青年才俊。

芮逸夫不以學業略有成就為滿足，大學畢業後又赴美留學，先入柏克萊加州大學攻讀人類學，後來又轉入耶魯大學研究人類學及人類關係，學問精進。民國十七年，北伐統一，國內大局初定，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成立，當時正值草創時期，百廢待舉。由於我國雖號稱中華民族，實際上境內種族複雜，習俗各異，中研院乃設置民族學組，以研究我國的種族分布，流徙狀況、發展史及民族特性。可說是一門新興學問，研究人才網羅不易。中研院院長蔡元培自兼任組主任，聞芮逸夫具有人類學專長，特聘他為助理員，遂於十九年九月回國任職。

赴邊疆作實地調查

進入中研院的芮逸夫，年僅卅四歲，精神旺盛，治學甚勤。尤其院長蔡元培在當時

名滿海內外，為學界所欽佩，芮逸夫親炙其教導，感到十分振奮，極思有所表現，乃親往邊疆地區實地調查，舉凡少數民族之風俗語言，文字生活，社群關係及發展史，均在研究範圍之內，歸來後，以人類學的觀點撰寫報告，融入中國古代史，開拓以史學眼光展現民族盛衰史的先河，為我國民族史樹下里程碑。

中研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後來併入歷史語言研究所，芮逸夫遂到史語所任職，並升職為助理研究員。史語所在中研院草創時期，原設在廣州，北伐後遷往北平，研究門類擴大為歷史、語言、考古人類學三組，芮逸夫即在考古人類學組從事研究。民國廿三年，中研院在南京的院舍落成，史語所遷往南京，所長傅斯年（孟真）以人類學為專門學問，應自成一個專組，於是改設四組，芮逸夫擔任人類學組副研究員，再升為研究員，並兼任中央大學教授。

抗戰軍興，中研院隨戰局惡化播遷內地，由南京而長沙、而武漢、而重慶，長途顛沛，芮逸夫隨著護持國寶文件，備極辛勞，也嘗盡困苦。

傅斯年是良朋益友

民國卅六年對日抗戰勝利，政府頒佈憲法，勵行憲政，芮逸夫因專長民族文化，受史語所所長傅斯年薦舉，當選第一屆立法委員，以期在民族發展上有所獻替。然而芮逸

夫廁身立法院一年餘，眼見滾滾諸公爭權奪利，置人民福祉、國家安危於不顧。這種現象由一位懷有良知的學人看來，內心極為沉痛，乃決心辭職，回到學術界專心治學。

卅八年春天，大陸局勢板蕩，不旋踵而全面陷共，史語所播遷來台，芮逸夫亦隨之來台。除作研究外，應台大校長傅斯年之聘，兼任台大歷史系教授。同年八月，考古人類學系成立，又被商請改聘該系專任教授，但仍未放棄在中研院史語所的研究工作。

後來傅斯年校長去世，芮逸夫遽失良朋益友，心情沉痛，乃辭去台大教職，轉任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家政系教授及私立淡江文理學院歷史系教授。到了五十三年春天，芮逸夫因研究著述獲國內外肯定，而由美國在華教育基金會獎助赴美國講學，先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人類學系任客座教授一年，繼至印地安那大學人類學系又教書一年，又轉到夏威夷大學任教。五十五年秋天回國，仍到中研院史語所任職，並兼任台大考古系教授。

參與台灣土著調查

在史語所工作期內，芮逸夫參與台灣土著各族的民俗調查，並對各族的中西文名稱加以研究統一，寫成專論，成為極珍貴的文獻。不久，教育家張其昀創辦中國文化大學，芮氏又應張氏之邀，擔任該校民族及華僑研究所教授，培植青年，不遺餘力。

民國七十年，芮逸夫因在民族學上研究

專精，著述豐富，而當選為中研院院士，晉身民族學一流大師的學術地位。數十年來，芮逸夫沉潛學術，心無二用，但他並非不問世事，對於國家前途仍關懷備至，曾先後兼任行政院設計委員、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中國文化復興委員會委員，善盡言責，匡正時弊。

著述三鉅冊九大編

畢生獻身教學的芮逸夫著述不輟，成果極豐。五十七年，逢他七十歲壽辰，他在中研院史語所、民族研究所、台大、師大、淡江及文化大學的同事及畢業的學生，共同發起為他祝壽，這個祝壽活動沒有華堂宴飲，觥籌交錯，而是輯印他的「中華民族及其文化論稿」，共三鉅冊，九大編，其中英文論著六十五種，附錄五種。上集為「民族之部」，有中華民族概述、西南民族、湘西苗族調查報告、川南雅雀苗的婚喪禮俗、台灣土著、邊疆民族、中國鄉族之考索。下集為「文化之部」，集有中國文化略論、中國家庭制度、親屬制度、少數民族文化、邊疆民族語文之研究。除此而外，芮逸夫還編有人類學辭典、苗蠻圖集、撰有書評、序言等百餘篇，分載人類學集刊、民族學研究集刊、台大文史哲學報、考古人類學刊、社會學刊、清華學報等。篇篇皆光華四射，字字珠璣，成為學界至寶。

七十歲以後的芮逸夫，年登大耋，精力

衰退，然而仍講學著述不輟。唐朝的劉知幾著史通，曾嘆「頭白可期，汗青無日」，芮氏學不倦、教不厭，可說是劉知幾的知音了。

芮逸夫身體健朗，聲如宏鐘，晚年罹患痛風，能登高壽，享大年，得力於他治學之餘，勤於運動。又能遵照醫生囑咐絕葷酒，慎飲食，經常手攜巨布囊，奔波於南港與台北市區之間，囊內放的都是書籍。同事們常勸他少帶點書本，他笑著答稱，藉此練練腕力也是很好啊！所以他在九十歲後，仍能健步如飛，毫無老邁龍鍾之態，一般人均相信他會享期頤上壽。

不料於九十五歲時突患胃癌，入院醫治，終於民國八十年七月七日病逝，他的夫人徐蘭卿，在他生前常伴他於晨間慢跑，所以他的健康長壽，其夫人照拂之力，功不可沒。芮氏有兩子，芮榕生、芮碧生和諸孫旅居海外，皆學有專長，受人敬重。（康僑撰）

程硯秋

（一九〇四—一九五八）

國劇四大名旦之一

程派旦行藝術創始人

程硯秋名字的由來

程硯秋一九〇四年元月一日（光緒二十九年農曆十一月十四日）出生在滿州貴族榮壽（世襲將軍爵位）的家中，名字叫承麟、

旗人是指名為姓，一代一個姓，榮壽這一代排榮字，下一代排承字，承麟從小隨母親（托氏）聽戲，三、四歲時，就入了迷，跟三哥披上大人的長衫，用被單當水袖，小哥哥就咿咿呀呀地又跳又唱，無憂無慮的生活。沒過多久，父親亡故，滿清政府倒台，俸祿停止，由北城貴族住宅區小翔鳳胡同，搬到海甸西小營，仍難以維持，又搬到天橋貧民窟的大雜院居住，大雜院裡，住了許多下層演員，經一位唱花臉演員的介紹，托氏在生活的逼迫下，把不到十歲的小兒子承麟，寫給榮蝶仙為手把徒弟，承麟這個名字，一看就知道是旗人，唱戲一定要有個響亮的姓名，托氏就請一個有學問的人，給兒子取了個很好的名字程菊儀，程和承是諧音，又是大老板程長庚的姓，就以「程」為姓吧！程菊儀十二歲時，遇到名文學家羅癭公，羅為其取名艷秋，一九三二年元旦，是程二十八歲生日，那天他收了荀慧生的長子，十三歲的荀令香為徒，在賀客面前，公開宣佈自己更名，改艷秋為硯秋，更字玉霜為禦霜，書齋「玉霜簃」更名為「禦霜簃」。他為什麼更名、字和書齋，以後在舞台上不再以艷悅人，而以硯石自喻，經得起磨練，禦霜為耐寒的芙蓉花的別名，表明自己要像松柏、芙蓉那樣，抗禦風雪寒霜的侵襲而崢嶸挺立，他的更名為脫俗、離艷，更表現了他的意志與抱負。

學藝期間備嘗艱苦

榮蝶仙是長春科班坐科，和李洪春是師兄弟，收程那年只有二十幾歲，當時正在台上演出，有點名氣，那個年代是封建師徒制，程菊儀寫了七年字據，當年不算，出師後還要幫師一年，前後共九年。徒弟要在師父家居住，師父家一切活計，都由徒弟們一手包辦（程有幾位師兄），在家時挑水劈柴、做飯、抱孩子、上院子時背包袱、拿用具、伺候師父、散戲後，按摩捶腿，什麼都得幹，黎明就得起來，練撕腿、下腰、虎跳、小翻，旦角最受罪的是「蹀躞」，榮蝶仙對程的蹀躞要求很嚴，早上綁上蹀，一直到睡覺時才能卸下，為了怕偷懶，用一根兩頭尖的竹筷子，綁在腿彎上，只要一彎腿，筷子尖就刺到肉，這樣只好繃直腿，真是像受酷刑一樣，當時雖然受盡了苦楚，可是練成了一身好功夫。榮蝶仙的脾氣很壞，程雖然做事勤奮，學習用功但是仍常遭打罵，有一次，趙硯奎給程調嗓唱「宇宙鋒」，趙是按老方法拉，程怎麼也張不開嘴唱，被師父狠狠地打了一頓板子，因為剛練完撕腿，血還沒換過來，一頓毒打，血全聚在腿腕子上，直到老年創傷仍在。有時被捆在板凳上用板子打，真是慘無人道，榮的盟兄弟許德義和金仲仁，對榮的慘酷甚為不滿，常因此和榮吵鬧，看在程的眼裡，更激動了程發奮圖強的堅決意志。

面臨藝事夭折險境

程除隨榮師學基本功外，後跟榮春亮學

武生，還向名武生教師丁永利學過一齣「挑華車」，後因扮像秀麗、嗓音很好，改從陳桐雲學花旦，學會「打櫻桃」、「打扛子」、「鐵弓緣」，又師從陳嘯雲學青衣戲；「彩樓配」、「別宮祭江」、「祭塔」及「宇宙鋒」，又請喬蕙蘭教昆曲戲，九陣風（閻嵐秋）教刀馬旦，花費全由師父負責，程人極聰明，又因學戲是為掙錢養家，所以學習努力，得到這些良師的指導，進步很快，十一歲時初次登台，便以文武各功嶄露頭角，一鳴驚人，大家目為神童，先後為劉鴻聲、孫菊仙、李桂芬配戲，演出頗獲好評，程早晨練功，白天在南城浙慈會館（春陽友會）票房借台練藝，晚上到戲院演出，直到深夜，有時還要趕包，應堂會，常在白天唱「祭江」、「彩樓配」，晚上又唱「玉堂春」、「武家坡」，還要在師父家幹活，師父見有錢可賺，那管徒弟死活，十三歲那年，程開始倒倉（變聲）了，這時程每天都有銀元交回，榮蝶仙豈肯容許程休息調養，正好上海許多卿來北京邀角，想約個童伶，准能賺錢，議定每月包銀六百銀元，讓程到上海演出。

演員在倒倉期不能勞累，只能加強練功悉心調養，才能使技藝不減退。將來嗓音恢復後，就能賺大錢，程當時若去了上海，每天都要登台，有時，有日、夜場雙齣，整天也不能休息，若掙著唱下去，正在倒倉的嗓子，一定被累得全毀了，再也不能恢復了。

，程面臨藝事天折的險境。當時的情況緊急，若想要程去上海，只有拿錢將程贖出師門，正在這危難時刻，一個救星出現了，那就是清末民初著名詩人羅癭公。

救星惜才伸出援手

羅癭公（一八八〇—一九二四），劇作家、詩人，名惇，字揆東，號癭庵，晚號癭公。廣東順德人，生於北京，其父家劭，為清朝翰林院編修。癭公幼承家學，聰穎勤勉，早年就讀於廣雅書院，與陳千秋、梁啟超等同為康有為弟子，曾中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副貢，後屢試不第，乃報捐主事，官至郵傳部郎中，民國後，歷任總統府秘書、國務院秘書、參議、顧問等職，曾為袁

家，延請中醫替程治嗓子，並精心安排各種功課，先從講解劇本唱詞入手，再講古典文學、詩詞歌賦，教他練習書法、繪畫，程聰穎好學、悟性很強，經過幾年的苦練，他的魏碑字體、蒼勁有力、工整挺秀，繪畫也很精美，尤擅梅菊，下筆獨具風格，詩詞、題句寓意深刻，出手不凡，經羅的介紹，認識了康有為、袁伯夔、樊樊山、陳叔通、徐悲鴻、金仲蓀等名家，程不但提高了文化水準，更開闊了視野，程尊羅為師，羅待程如子，羅給程家租的房子在北蘆草園，梅蘭芳也住在那裡，為了將來向梅學戲路近，可見羅對程的安排多週到、多細心。

名師指導創造流派

程在十五歲時，經羅安排，拜在梅蘭芳門下執弟子禮，程對梅的藝術極為欽慕，梅也很喜歡這個謙恭好學的弟子，程曾陪乃師演出「上元夫人」、「天河配」、「大觀園」、「打金枝」等戲，一年多的觀摩與學習，對程的啟發很大，但是，梅蘭芳太忙了，正值演出盛期，活動又多，無暇教導這個徒弟。程日益成熟的藝術特徵，很難全面繼承梅的藝術，不可能成為梅蘭芳第二，羅詳察此情，主張廣收博取，師承諸家，於是羅又為他選擇了一位明師——王瑤卿，奠定了程創建風格卓異的程派藝術的基礎。

王瑤卿是清末民初的國劇旦行的大革新家，戲路很寬，他的唱工，嗓音不太理想，

卻會研究創造唱腔。頭腦極新，能因材施教，四大名旦都隨他研究過旦行藝術，論輩份，王是榮蝶仙的舅舅（榮妻是王的外甥女），程應該稱王為舅老爺，因為是羅瘦公介紹，王破格收了程這個徒弟，王對這個瘦高個，面貌清秀，沉默寡言的徒弟，印象很好，可是一聽程的唱，就搖頭犯愁了。憑程的嗓子，如果按老腔唱下去，長成大人以後（程當時十六歲），觀眾就不會原諒他的童子音，而目為鬼音，那就是祖師爺不賞飯吃。王自出機杼，湊合程的嗓子，編了些若斷若續、藕斷絲連，走偏鋒的險腔，以纖巧、宛轉取勝，沒想到觀眾聽膩了老腔老調，對這種新穎的唱腔，好奇、欣賞又喜愛，於是一炮而紅，觀眾趨之若鶩，王瑤卿非常得意，對程的嗓子創了個新名詞，稱為「剛半音」，程腔從此奠定基礎，以後竟風行大江南北，連嗓音好的演員，也憋著嗓子學程腔。票友們多競相學習程派，程派已逐漸風行了。

唱腔身段獨具特色

程年輕時，雖身材高挑，但是嬌瘦玲瓏，扮相脫俗，眉宇之間英氣勃發，一顰一笑，艷如海棠，很受觀眾喜愛，他的唱腔以縝密延綿，幽咽委婉著稱，他的演唱旋律豐富，起伏跌宕，低迴多變，唱到激昂處，可使人發憤，唱到悲切處，又可使人落淚，程腔以特殊的魅力，吸引了廣大的觀眾，他之所以能得到如此的良好效果，除倚仗那精妙的

演唱技巧外，另一重要原因是，他的演唱能夠將聲樂之美，與人物感情的表達融於一體，觀眾在欣賞他的唱腔時，不僅在感受著劇中人的喜怒哀樂，同時又能受著音樂美的陶冶，能夠將思想內容與表演技巧和諧，完全結合在一起，難怪在四大名旦選舉中，程的唱腔被評為一百分（那年程二十七歲），由此可以證明程腔之美。

程幼工紮實，他腳步之穩健，圓場之利索，水袖之飄逸，眼神之靈活，唱念吐字發音的真切清楚，反映出他在技術上的純熟，他在台上演戲，決無半點技術賣弄，每一動作，每一唱腔，總是與人物的思想感情，與劇情的發展變化緊密結合。程派的水袖功夫，是很突出的，有勾、挑、擰、沖、撥、揚、揮、甩、打、抖十字訣，能使水袖舞蹈動作襯托表現出各種複雜的感情，如「硃痕記」風雪牧羊山一場，他那幾下擰、揚、甩、抖水袖，卻能表現出趙錦棠的心情。「荒山淚」，搶子追趕時的兩隻水袖，揮蕩出四十多種舞式，「鎖麟囊」中，看球的身段是蹲身下腰，而舒展翻舞兩隻水袖，既生活化又舞蹈化。成年後，因身高體胖才創用存腿和橫步，而使身段美化，更現出他深厚的功力和技巧。

孝親尊師耿介愛國

程硯秋幼年喪父，賴慈母勤儉持家撫養成人，成名後，不僅生活寬裕，又購新居，

友人來程家溫居祝賀時，由托老太太陪客入席，程則遵母命在茶几上吃窩頭、鹹菜、小米粥，令其子不忘根本，程畢恭畢敬，舉箸代酒，請客人吃好，自己吃家常飯菜，無半點怨言。羅瘦公扶植程七年，為他留下了十二個劇本，在病中仍持筆力作，不幸於民國十三年九月二十三日逝世，終年四十四歲，住院期間龐大醫藥費用和治喪費耗資數千元，全由程負擔，羅謝世後，程停演數月，素服一年誌哀，並親赴西子湖畔拜訪散原老人陳三立先生，遵羅師囑，乞得老人「詩人羅瘦公之墓」七字碑，致潤筆五百金，老人感其俠義，拒受報酬並賦詩兩章贈之，每逢春秋祭日，必親赴京西萬花山羅墓祭拜，不久，羅妻、兒子相繼故去，程又擔起治喪責任。羅師逝世，對程是一大打擊，王瑤卿處，程去得更勤，羅師臨終時，曾舉荐金仲蓀為程編劇，在藝術上仍繼續衝刺，未敢鬆弛，金是一代名士、詩人和教育家，辛亥後，入選為民國參議員，因不滿政治腐敗，而棄政從文，為程編劇，兩人合作了二十年，晚年生活窘迫，程籌款接濟，金不受饋贈，寫信寄程親筆借據，程接信後，將借據付之丙丁，金逝世後，程為之料理後事，照顧家人。一九二二年，程應上海亦舞台邀請，去滬演出，程邀榮師同行，程與榮師過去雖不愉快，但程感念師恩，不計前嫌，此舉令人敬佩。程在上海演出時，時常收到女人愛慕的信，均不置理，對窮困者告幫的信，定按地址

送錢接濟，不留姓名，對有財有勢的人，決不買賬，軍閥張宗昌請程演堂會為其母祝壽，看後很高興，一天找程去談話，拿出現鈔六萬元送程，程說：「戲份已拿過了，不能再收」，一時傳為美談。

抗戰期間，日偽常找程演義務戲募款，程拒絕演出，日偽特務對程不利，程息影輟演，在北京西郊青龍橋荷鋤為農，直到抗戰勝利始重現甕甌，被譽為義伶。

程派藝術流傳千古

三十年代曾創辦中華戲曲職業專科學校，並任南京戲曲音樂院北平分院院長。

中共建國後，程歷任全國政協委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國戲曲學院副院長等職。曾將「荒山淚」一劇拍成戲曲影片（惜效果很差），著有「程硯秋文集」、「程硯秋演出劇本選集」，程派傳人很多，成績卓著者有：新艷秋、趙榮琛、王吟秋、李世濟、李薈華、張曼玲等。

程硯秋一九二三年，經梅夫人王明華介紹，和果素英女士結婚，程夫人全力扶助丈夫，育有三子：永光、永源、永江，均受高等教育，服務社會。程逝世於一九五八年三月九日，享年五十四歲，程夫人逝世於一九八六年，夫妻相處三十五年，程氏賢伉儷，以其清廉的操守，剛正的為人，受到文化界和戲劇界的敬仰和懷念。（李能宏撰，參考大成雜誌、中國京劇史）

戲言戲

李能宏著

定價新台幣陸佰元

聖文書局代售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一二號

您看戲嗎？您唱戲嗎？您教戲嗎？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這部「戲典」您不可不看。

第一部戲曲鉅著，六百七十頁，名貴照片百張，內容精彩。定價六百元，值得您細品珍藏，中外雜誌讀者獨享八折優待。

六大內容：

戲劇評析：大陸各劇團（京劇、越劇、河北梆子、豫劇、崑曲）以及台灣伶、票各界演出的精彩評論和評析。

幾則懷念：懷念蕭長華、金少山、楊榮環、厲慧良、關肅霜等名伶，對其精湛的演技及家世，有細膩的描述。

名伶軼事：本篇蒐集了許多名伶的軼事趣聞、學藝經歷、生活瑣聞、篇篇精彩，生動有趣。

幾則憶往：內容有煙台平劇憶往、正風劇團憶往、淺談上海戲曲學校和台灣早年最負盛名的顧正秋劇團，使您回味無窮。

菊壇報導：大陸名演員首次來台講學報導、台灣舉行兩屆卡拉OK國劇大選賽實況報導及得獎名單。

介紹名伶：介紹兩百年來名伶及大陸歷屆梅花獎、金獎、大競賽得獎名單，台灣各劇隊金像獎得獎名單，便於查閱參考。